

第三章 金源吉林家建築研究

第一節 四張犁傳統建築地域特質

本研究據民國六十五年航空照片，嘗試蒐集金源吉林宅周圍傳統建築案例，分析四張犁傳統建築之地域特性。經比對發現，圖 3-1-1 標示的預期調查的十一個對象，僅有五例（編號 2.3.6.7.8）尚有建築存在，其餘均已改建，或是道路拓寬拆除。但存在的案例實際改建狀況也頗為凌亂。（照片 3-1-1、照片 3-1-2、照片 3-1-3、照片 3-1-4）



照片 3-1-1：林宅周圍案例三現況（本研究攝）



照片 3-1-2：林宅周圍案例八現況（本研究攝）



照片 3-1-3：林宅周圍案例八現況（本研究攝）



照片 3-1-4：林宅周圍案例四拆除（本研究攝）

因此，在四張犁傳統建築的地域特徵探討上，便盡可能在現有的建築實況掌握之下，從早期航空照片觀察建築基地分佈特性，建築配置方式，屋頂形式反映的平面格局等等，再比對金源吉林宅的建築狀況，大致掌握四張犁過去的傳統建築有幾個地域特色。

壹、田園之間獨立的建築場域

從早期的航照圖來觀察，可見到四張犁一帶的傳統民居是由幾戶民居自成一個小型村落，每戶人家都呈現獨立的配置模式，基地周圍少有鄰接其它民居，四面不是田地就是水圳、樹林，並有各自的連外路徑通向聚落主要幹道。這樣的孤屋式或散戶式民居分佈在平坦的田園間，或是落在平原與丘陵地交接的邊緣位置，形成的聚落型態正是所謂的「散村」。另外，從建築與周圍環境的呼應狀況，也瞭解到發現此帶傳統民居的建築分佈其實隱喻著一種秩序，這個秩序順應著田園分割的狀況，形成格局自由的「散點佈

局”¹，並且呈現極為自由的落點模式。這點特質相當符合謝慶達與賴志彰在大甲溪流域聚落民居調查成果，即北臺中盆地均屬於散村地帶。（謝慶達、賴志彰，1998，頁 73）



圖 3-1-1：林宅周圍聚落空照圖（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航照圖，林務局農林所攝）

貳、建築配置呈現“圍”的防禦觀念

坐落在平敞的田園之間，四合院建築也是北臺中民居常有的配置方式，這是一種“圍蔽式”的宅第配置，即使是規模簡單的三合院，在獨立的基地之內，大多會在屋後建一排屋子，有環狀配置，也有與正身平行，前後併排的配置，（照片 3-1-5）圍屋再後排

¹ 散點佈局模式是民居建築依據地形、地貌變化，在避免建築物之間造成相互的負面影響，例如：減少基地受照面積，通風條件等等前提之下，自由的擇定合適基地，自主營建獨立的生活場域，最後這些單獨民居分散佈局在某處天然地形上的一種聚落型態。如本註釋附圖：



以上參考整理自彭一剛，1991，《村鎮聚落的景觀分析》，頁 66、頁 168。

則是種植一列樹林，形成一個“圍”的建築配置方式，表現傳統風水中要求的“環抱護衛”觀念，另外更是象徵“聚氣納財”之意。(照片 3-1-6)

另一個基地圍塑概念的表現是在地界線上的圍牆，這個部分仔細看林宅古厝附近案例，包括仍舊保存的其它古厝，能夠像金源吉林家地界砌築五六尺高的土埆磚牆者，實在少見。



照片 3-1-5：林宅屋後的圍屋（本研究攝）



照片 3-1-6：林宅後方樹林（本研究攝）



照片 3-1-7：北側土埆造圍牆（本研究攝）



照片 3-1-8：南側土埆造圍牆（本研究攝）

參、建築屋頂反應五部廊廳民居格局

囿於林宅周圍同質性合院建築不是拆除，即是屋頂覆蓋金屬屋面，實在難以辨識早期的平面格局。但可由建築屋頂的連接方式，判斷這些合院建築有的屬於「五間見光」格局，也就是正身左右梢間與護龍相接時，左右護龍向外偏約三至五尺，闢窗一棖，引光入室。(圖 3-1-2、圖 3-1-3) 然而，因這些案例現多已拆除，實際的狀況也多僅能從前人研究間接研判。反觀林宅古厝時，呈現的是「五部廊廳」格局，也就同前述轉角位置設置一間廊廳，類似閩南建築的過水廊（亭，圖 3-1-4），這附近也有數例採取這樣的平面格局。(圖 3-1-5)

據李乾朗（2001）表示，以上兩種民居乃源自廣東客家格局，但從昭和元年（1926）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所編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頁 17）顯示，臺中州大屯郡北屯庄的一萬七千七百名漢人中，有一萬五千名屬於福建省籍（佔 85%），當中以漳州一萬三千名居多，（本研究對象林家祖籍即為漳州府）其次是泉州府的一千七百名，

其中同安人有一千六百名，安溪一百。至於廣東籍者二千七百名（佔 15%），以嘉應州人二千四百居多，其次惠州二百，潮州府人僅有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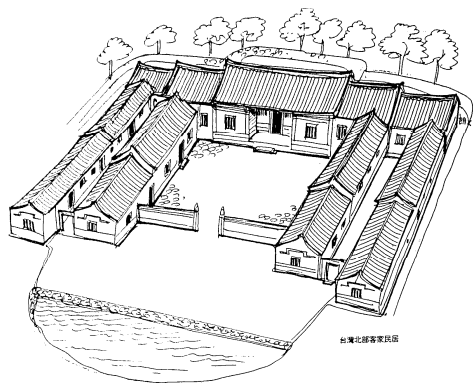


圖 3-1-2：五間見光合院（李乾朗，2001，頁 54）



圖 3-1-3：案例四屋面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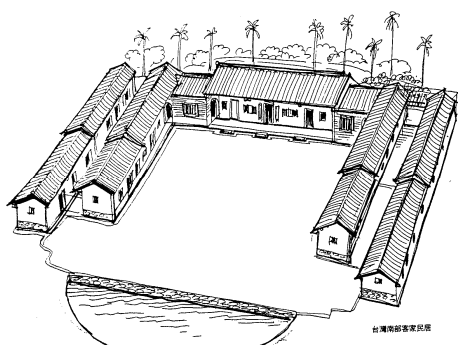


圖 3-1-4：五部廊廳合院（李乾朗，2001，頁 54）



圖 3-1-5：案例九屋面形式

肆、金源吉林宅環境特徵

相較之下，林宅所呈現的最大特點除了建築群規模大過其它案例之外，最明顯的一個特點是建築坐向。觀察發現，附近民居建築坐向多以坐北朝南為原則方向，但是金源吉林宅則是選擇坐西望東。再詳看林家周圍地貌時，又發現宅第龍側有清水流經，虎邊以靠長路，朱雀端設有活水，背向玄武地勢高於合院建築，相當講究傳統的風水觀念，環視鄰近同類型案例，即使有相接近的風水觀念表現，氣勢仍舊不及林家大宅。（圖 3-1-2）

本研究嘗試觀察臺中地區相同宅第案例，以及興建時間較為接近者，包括：摘星山莊（1877）、瑞成堂（大正四年，1915）、神岡呂宅（1866）等等，其中位在北臺中的摘星三莊格局與金源吉較為類似。（圖 3-1-3）



圖 3-1-2：林宅基地空照圖（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航照圖，林務局農林所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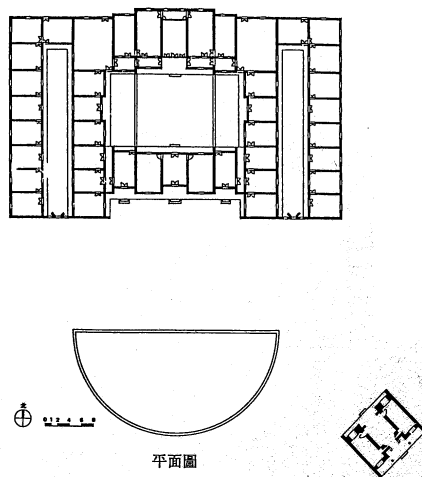


圖 3-1-3：摘星山莊配置

資料來源：摘自賴志彰，1998，《大甲溪流域聚落與民居》，頁 131

伍、金源吉林宅之興建時間

前面章節提到長年跟隨霧峰林朝棟在外安「番」征戰的林德行於光緒十二年（1886）返鄉，二年後卻離開人世。過去有關林德行為金源吉林家起造者的說法，本研究做出以下討論：據林家後裔表示，古厝始於草寮屋，但初期即有有四合院的建築規模。這裡認為應有兩個階段，先是興起草寮，再擴合院。前面時期有可能在十六世的林篤立舉家遷至頭家厝後，先建草寮棲身；而後，因林德行派下人丁漸旺，且林氏長時間與霧峰林家在外征戰，建功受祿，家境或許已有相當能力擴建草寮至四合院的規模。當然，也有可能是林氏返家二年內擴建起家厝，後而逝於親手建起金源吉古厝。

從正身明間中央牌位的神龕彩繪觀察，發現題字時間為戊戌年，推算為清光二十四年（1898），另兩側也有癸卯年（推算為 1903 年）的墨畫題字，此時臺灣已進入日治時期，顯示神龕應為後來的增建，不至於這座古厝是林德行逝世十年之後，才由派下兒女興建。經以上討論，本研究認為在沒有具體的文獻史料記錄，以及現場相關時間記憶皆非清代時期，這座古厝興建的年代著實不易考證，但可能在林氏出征返鄉當年的前後。

第二節 建築形式與空間格局

壹、古厝建築調查說明

古厝的建築變遷反映的是家族發展的興盛歷程，本研究現場調查發現，從簷廊的斗拱及廊柱施作手法來看，合院建築的正身、左護龍木構件的工法簡易，但是第一進門廳前後簷廊便有所謂三挑形式的出簷斗拱，左外一護龍的廊柱與斗拱等木構件則是較為精緻，甚至斗拱的相對側施作雀替，雕刻講究，廊下的桁木更是施作彩繪。除此之外，也

可見到建築群核心向前（門廳），向外側（外側護龍）等方向，在整體建築構造上從土塼磚造（卵石砌基礎）提昇至斗子砌造，足以顯見林家落腳四張犁凹窩仔底之後，家業盛況是如日中天。然而，這樣的建築規模絕非短短數年可成，本研究經訪談林家數位後代，據林家口述結果以及諸位先生提供的家族簡史資料，盡可能釐清建築的沿革，梳理林家古厝較為完整的演變過程。

只是，多數成員都表示對於自家歷史涉略不深，或是提供簡單的撰寫資料，或是表示僅有兒時的生活記憶。因此，本研究盡量由現場的調查成果，輔以相關訪談記錄的比對分析，希冀能夠觀察到金源吉林宅建築空間呈現之傳統臺灣社會家族的生活史，後文據以另闢專節討論古厝建築文化價值，以及保存修復再利用原則。

本節有關古厝的建築形式與空間格局討論，是先就現場狀況與訪談結果的部份分析討論，文末再彙整出古厝格局的階段性變遷。

貳、建築形式

一、基地配置

從林宅界外與基地內部的聯繫，先是經過基地東北側的一座門樓，入口門道上方嵌有樓名：「旭峰樓」之匾額，門道兩側為廂房。（照片 3-2-1、照片 3-2-2）據祭祀公業管理人林嵩壽表示，此座門樓原來僅有中間的部分，屋頂為傳統的仰合瓦，光復後林傳旺任臺中縣議會副議長時，增建了兩側房間，其中左邊更往外擴建車庫，頂上覆水泥瓦，牆身採用洗石子粉飾。民國七十六年由林嵩壽修改屋面，改為現在的琉璃瓦。

通過門樓後，抵達外埕區域，埕前設有水池，池中央砌磚造圍牆分出內外，內水池為宅第景觀與防災使用，也有傳統風水觀念之表現，池體周圍再砌磚砌圍牆，高約二尺半，外水池為家族周圍佃農或是長工使用，屬於工作生活使用。（照片 3-2-3、照片 3-2-4）不過，這水池本來是一座完整的池體，林嵩壽表示在民國三十八年左右，池體中央砌了磚造的圍牆，但原因已是記憶模糊。



照片 3-2-1：門樓（本研究攝）



照片 3-2-2：「旭峰樓」匾額（本研究攝）



照片 3-2-3：前院水池（內池）（本研究攝） 照片 3-2-4：前院水池（外池）（本研究攝）

轉進外埕，看見林宅古厝，這座四合院建築呈現二進八護龍（左五右三）的配置形式，坐西朝東，偏東南東方。（圖 3-2-1）林家十七世林德行光緒十四年過世之後，古厝分家由長房林鎮國續正身與左護龍，二房林戇繼承區域不詳，三房林接盛過繼林言語，四房林川溪繼承右護龍，五房林樹繼承左外一護龍，六房林成則是右外一護龍。十九世之後，因為受訪者口述內容更是片段零散，不易有秩序的串連，故而無法彙整具體的分家結果。

原來的古厝規模僅有四合院及左右外側各建護龍一座，正身兩側也有二樓高的銃樓，其餘均為日治時期轉至光復之後，族人陸續因應分家與家庭成長，向外側做橫向增建，增建的建築物多為日式水泥瓦。九二一大地震，將右側內護龍完全震垮，其它建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開裂性損壞。

第一進門廳與第二進正身建築之間為內埕，埕與左右護龍再區分出護龍院，有公領域及私領域的分隔概念。現場看到的護龍院矮牆為興建初期即有存在，厚度約二尺，高近五尺，土埕造加卵石基礎，約在昭和十五年（1940）左右，為了延伸護龍內客廳的待客功能，矮牆上增砌清水磚牆，牆中立磚柱，柱體下方上圓，上方覆蓋屋面。（照片 3-2-5、照片 3-2-6、）

從四合院向外橫向增建的外側護龍，本研究按照左右區分及外側護龍順序，將外側護龍以左外一護龍、左外二護龍等等稱之。現場調查發現左側護龍較右側護龍長約一間的尺度，左外一護龍右更延伸一個房間的長度，形成左長右短的平面格局。惟所延伸的房間屋頂不同於原來的傳統仰合瓦屋面，屋身採清水磚牆，而非右側的斗砌磚牆，經林嵩壽與林楠雄表示，左護龍尾端是十八世林川溪派下增建，左外一護龍的增建則是十八世林樹派下的林來枝所建，時間據說都在光復不久。此外，內外護龍之間設有過水門，門柱屬於清水磚造，兩旁圍牆採斗子砌磚造，牆身嵌有綠釉陶磚。（照片 3-2-7、照片 3-2-8）過水門內有一座廊亭，立四點柱，柱上抬樑屋架，架頂水泥瓦屋面（原為仰和瓦，光復後改建）。

宅後有一排圍屋，屋後樹林環抱，且後院高埕明顯高過正身，此地形地貌讓古厝處「環抱護衛」姿態，這類似傳統客家民居的特徵。圍屋周邊另有豬圈、便所、洗衣池、蓄水池、菜園等等生活設施，所有的水源接引自後面水圳，洗衣後的中水則是經過左外一護龍前方龍井排出。（見本章第六節及第七節討論）



照片 3-2-5：第一進門廳（本研究攝）



照片 3-2-6：正身、內埕與左護龍（本研究攝）



照片 3-2-7：左側護龍長過右側，過水門（本研究攝）



照片 3-2-8：門廳牆面與窗戶裝飾（本研究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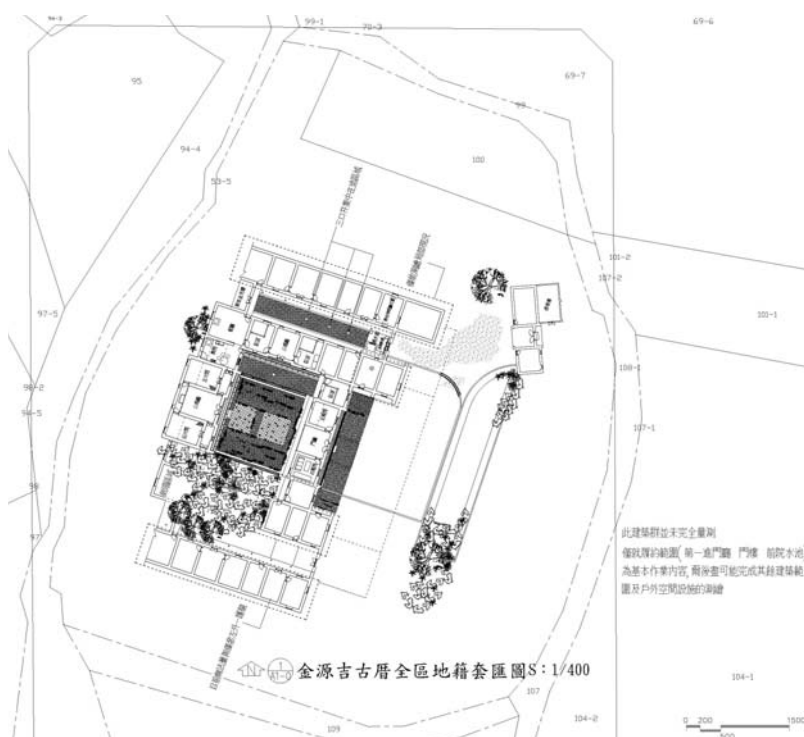


圖 3-2-1：林宅建築配置圖（本研究繪製現況）

二、建築外觀

四合院屬於一種封閉式的建築型態，在金源吉林宅呈現出「外封閉、內開敞」的特徵，也就是從四合院外進入內部的開口少，也就有封閉的感覺，但是進入合院內埕之後，四周建築皆可利用屋前簷廊或是屋內走廊聯繫，家族內各戶的生活情感與機能串連相當方便。因此，當門扇開口少，窗戶面積小，林宅古厝的建築外觀看起來及較為封閉。（圖 3-2-2）

屋頂的形式方面，據林嵩壽口述，最早時間正身覆蓋菅草屋面，以竹為椽條，據現場調查確實留有早期的竹材椽條。另外，就目前門廳及左護龍保留下來的屋頂來看，其屋頂皆為硬山，屋面屬雙坡式，前高後低，前短後長，屋脊屬於「大脊」形式，脊肚施作剪黏。屋頂兩側山牆上的馬背以「木形」、「金形」為主。（照片 3-2-9、照片 3-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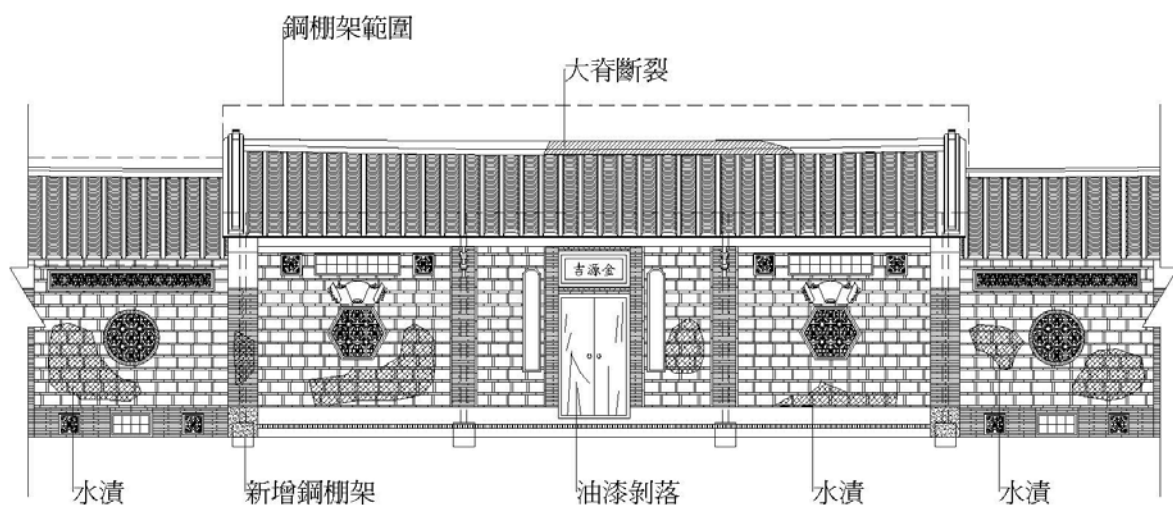


圖 3-2-2：林宅門廳立面圖（本研究繪製現況）



照片 3-2-9：木形馬背（本研究攝）



照片 3-2-10：金形馬背（本研究攝）

參、平面格局

從中軸線（分金線）上看，平面格局配置先是五開間的第一進門廳，（圖 3-2-3）廳前的簷廊長有三間，正門兩側嵌有對聯：「源遠流長秉祖訓克勤克儉，吉星拱照願兒孫惟

讀惟耕」，門上為屋號：「金源吉」。(照片 3-2-11、照片 3-2-12) 前簷牆採斗子磚砌，牆面開六角窗或是圓窗，窗嵌綠釉陶磚，窗上施以書卷泥飾，卷中畫作已相當模糊，不見原創者。這樣的裝飾象徵兒孫飽讀詩書，泥飾頂上再有彩繪瓷磚拼貼。(照片 3-2-13、照片 3-2-14) 此外牆頂牆基都可見到換氣開口，也都嵌入綠釉陶磚。(照片 3-2-15、照片 3-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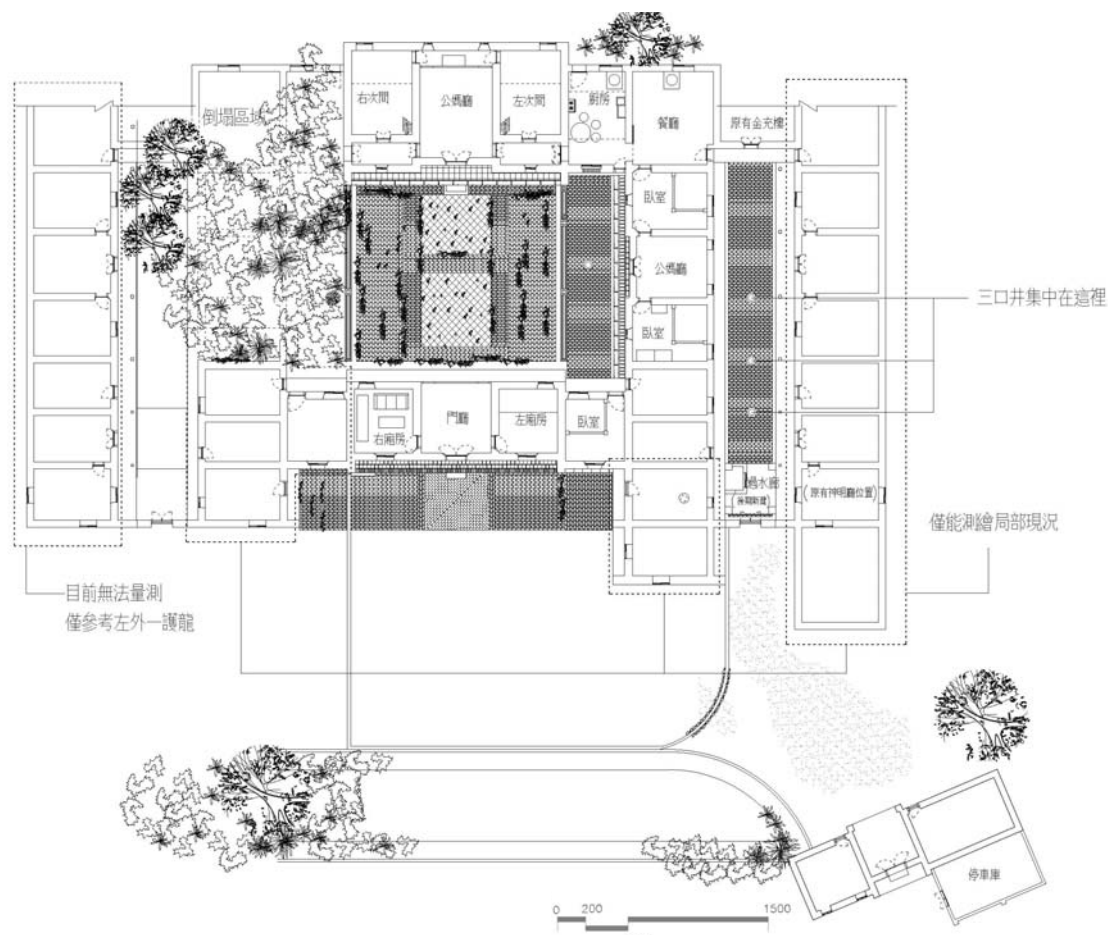


圖 3-2-3：林宅平面配置圖（本研究繪製現況）



照片 3-2-11：門廳入口對聯（本研究攝）



照片 3-2-12：「金源吉」屋號（本研究攝）



照片 3-2-13：門廳前簷牆開口裝飾（本研究攝）



照片 3-2-14：窗上裝飾近貌（本研究攝）



照片 3-2-15：基礎換氣開口（本研究攝）



照片 3-2-16：基礎換氣開口近貌（本研究攝）

步入門廳明間，眼前一堵木作屏門，兩側開口接續的是廳後簷廊。屏門雕飾佚失（多年前遭竊），門頂置有橫披窗，窗下依稀可見彩繪畫作，內容模糊，無法考證原創者。（照片 3-2-17）廳的兩旁隔斷牆為土塼磚牆，牆面施作灰漿粉刷（左側隔斷牆因震害成開裂性損害），台度以下用灰色粉刷材料，施作類似龜甲狀的紋飾。（照片 3-2-18）牆基為卵石基礎，與土塼牆間置止潮磚。（照片 3-2-19、照片 3-2-20）門廳兩側的次間，左右對稱，在靠近前簷牆處開門與明間聯繫，但次間並無直接連通左右梢間，而是由後簷廊作為聯繫；早期的門廳左右次間和梢間均為居室，是家中女性長輩的臥室。（照片 3-2-21、照片 3-2-22）

經過門廳來到四合院的內埕，眼前為五開間的正身建築，惟屋頂早在光復不久之後，就已改為日式水泥瓦屋面，屋身入口凹壽上端可見木作眉樑，樑上施作彩繪。（照片 3-2-23）埕的兩側為左右護龍（右護龍倒塌），護龍前各有一處護龍院，埕院之間砌土塼造矮牆，高約六呎，矮牆的中段留有縫隙，站在正身前，視線可穿透矮牆，但相對立於門廳，視線則是受到阻擋。（照片 3-2-24）



照片 3-2-17：屏門上方彩繪（本研究攝）



照片 3-2-18：門廳台度泥飾（本研究攝）



照片 3-2-19：門廳隔斷牆卵石基礎（本研究攝）



照片 3-2-20：卵石基礎上端置止潮磚（本研究攝）



照片 3-2-21：門廳左廂房（本研究攝）



照片 3-2-22：門廳右廂房（本研究攝）



照片 3-2-23：左護龍院圍牆（本研究攝）



照片 3-2-24：圍牆的隱私性作法（本研究攝）

進入正身廳堂，可見堂前的公媽龕供奉林家歷代高祖牌位（現已與左外一護龍的文昌祠共同遷至豐樂路 57 號的臨時公媽廳），龕上留有水墨畫作數幅，兩側隔斷牆形式作法同前述門廳，但表面也在光復後改為磨石子粉刷及地磚。（照片 3-2-25、照片 3-2-26）廳堂前端內有一走廊聯繫左右次間，房間內皆做木作閣樓，設有爬梯。（照片 3-2-27、照片 3-2-28）這條內走廊可以直通廚房及外側護龍的天井，但不與左右護龍的室內空間直接聯繫，而是在梢間（廚房）開門，通過護龍院連至內護龍的簷廊，再進入側廳及臥室。（照片 3-2-29、照片 3-2-30）目前保留下來的廚房分為兩間，均有爐灶，但分大小，小爐灶是平日烹煮飲食，造的一旁立有神龕，供奉灶君，大爐灶則是在祭祖或是年節之際，用於大量的烹煮，這些服務空間或是走廊都還能見到早期的傳統家具或者器物。（照片 3-2-31、照片 3-2-32、照片 3-2-33、照片 3-2-34）



照片 3-2-25：正身公媽廳（本研究攝）



照片 3-2-26：公媽廳台度改磨石子（本研究攝）



照片 3-2-27：正身右次間（林楠雄）（本研究攝）



照片 3-2-28：正身右次間木作閣樓（本研究攝）



照片 3-2-29：左護龍靠簷廊聯繫正身（本研究攝）



照片 3-2-30：正身梢間前方六角開窗（本研究攝）



照片 3-2-31：廚房爐灶，灶旁有神龕（本研究攝）



照片 3-2-32：大爐灶（本研究攝）



照片 3-2-33：內走廊閒置的傳統櫃子（本研究攝）



照片 3-2-34：內走廊閒置的矮櫃（本研究攝）

以現存的左側內護龍（屬林拔新一房）來看，其為三開間，尾端另有兩間廂房，可以聯繫外埕，是獨立的儲藏空間。護龍的中央為側廳，左右皆為房間（右側，靠近正身就是林拔新臥室），房內留有紅眠床、斗櫃、皮箱、衣櫃等傳統家具。其中與正身相接的房間開有一樁小門，屬於緊急必要使用的避難開口。（照片 3-2-35、照片 3-2-36、照片 3-2-37、照片 3-2-38）

再由正身廚房的內廊繞至左外一護龍天井（龍井），此條外側護龍多數房間緊鎖，雖不得而入，但從其簷廊的廊柱、出挑斗拱、雀替、簷桁的施作來看，簷柱均置石檟，柱身油漆彩繪，雀替雕飾精緻，簷桁做有彩繪畫作等等，不難理解此外護龍為後期增建，且增建當時的主人家業興盛。這從此外護龍尾端連接過水廊的房間，供奉巧聖先師（魯班）及荷葉先師來看，主人應對建築營造工法相當講究，且對匠師工藝極為崇敬。（照片 3-2-39、照片 3-2-40、照片、照片 3-2-41、照片 3-2-42、照片 3-2-43、照片 3-2-44）



照片 3-2-35：左護龍右次間架子床（本研究攝）



照片 3-2-36：左護龍左次間架子床（本研究攝）



照片 3-2-37：傳統家具斗櫃（本研究攝）



照片 3-2-38：早期使用的文物（本研究攝）



照片 3-2-39：左外一護龍簷廊柱飾（本研究攝）



照片 3-2-40：斗拱及雀替雕飾（本研究攝）



照片 3-2-41：雀替近貌（本研究攝）



照片 3-2-42：簷桁上的彩繪（本研究攝）



照片 3-2-43：過水廊屋架與屋頂(本研究攝)



照片 3-2-44：左外一護龍原有的神明廳
(本研究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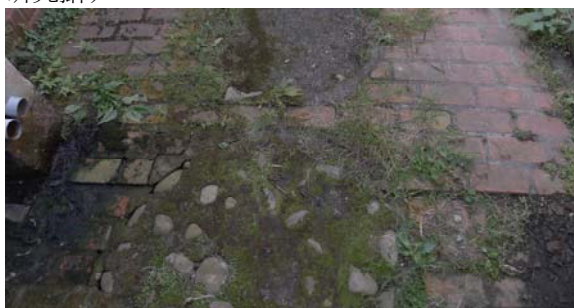
龍井向正身望去，一座銃樓立於護龍之間。林嵩壽表示，這銃樓最早以前就有。龍井是早期的婦孺生活空間，有三口水井，可見當時人口規模及需求量，卵石砌的水井都已填平廢置，地坪鋪素面磚，周圍設排水溝，往外埕通過過水門，再經外埕流向宅外。
(照片 3-2-45、照片 3-2-46、照片 3-2-47、照片 3-2-48、照片 3-2-49、照片 3-2-50)



照片 3-2-45：龍井前端二樓層的建築(本研究攝)



照片 3-2-46：龍井早期有三口水井(本研究攝)



照片 3-2-47：水井已填平廢用(本研究攝)



照片 3-2-48：排水溝(本研究攝)



照片 3-2-49：龍井排水穿越左側過水門(本研究攝)



照片 3-2-50：排水流向前方水池向外排出
(本研究攝)

經以上林宅建築空間的瀏覽，大致獲得幾個重點：

首先是，能夠瞭解這座古厝在平面格局上，對於傳統禮制與生活空間機能訴求皆是講究，門廳、內埕、廳堂等中軸線上的公共領域是家族舉行年節重要儀典的場域，空間尺度上有一定深度及寬度；相較於兩側生活空間，則是著重在機能性的健全，以及隱密性的滿足。這樣的空間佈局類似大甲溪流域兩側傳統民居，軸線上屬於公領域，私領域佈於軸向左右，建築常以四合院的圍蔽方式，營造出外疏內親，也就是對外封閉，向內開放的空間層次。(賴志彰，1998)

其次，四合院的平面佈局屬於「五間廊廳」，也就是正身的梢間與護龍不做直接室內的聯繫，而是在梢間（指過水廊，或稱廊廳）開門聯通護龍簷廊。(李乾朗，2001，頁 57) 此外這樣的空間間接聯繫的格局，通常可以從屋頂銜接方式判斷，正身與護龍屋頂採十字脊交接時，通常可以直接聯絡彼此，倘若屋頂分離時，表示正身與護龍之間沒有直接聯絡的管道。

其三，從四合院建築向外側護龍依序勘查，發現核心區域的建築工法簡樸，但是外側護龍卻是較為講究施工的細節，若再將古厝前後外圍的外埕水池、後院圍屋及洗衣池、蓄水池等生活設施一同討論時（見第五章），則更能瞭解當年金源吉林氏家族之盛景。

最後，研究依據本節的討論，將林宅區分三個建築時期：一是四合院建築時期，合院建築與屋後的圍屋，外側兩側護龍，可以說是光緒年間興建初期的建築狀況。(圖 3-2-4) 二是日治時期因應家族社會交流之使用需求的增改建時期，其中以左右護龍院的屋頂增建為主。(圖 3-2-5) 三則是光復後的持續增改建，特別是家族成員榮任縣議會副議長，社會地位提高，增加許多空間需求。包括有：門樓兩側空間與車庫，左外二護龍末端房間。除此之外，家族其他成員也有左護龍與左外一護龍尾端的房間增建，水池中央的磚造圍牆等等。(圖 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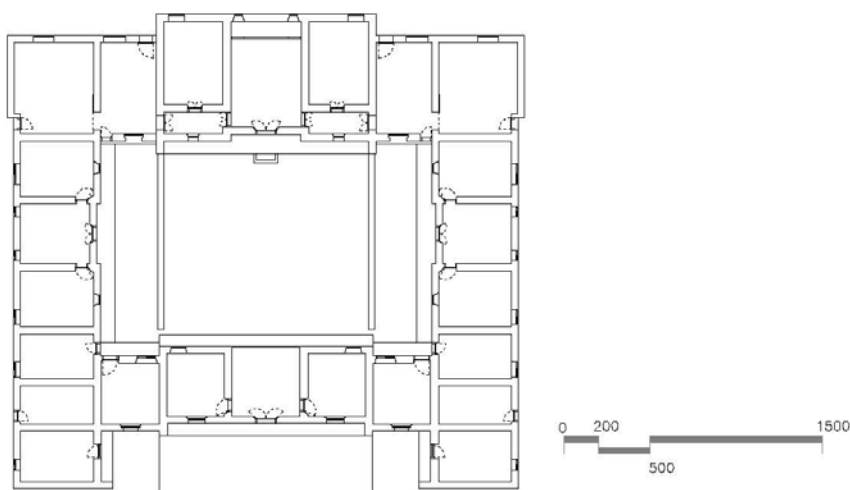


圖 3-2-4：初期的金源吉四合院（本研究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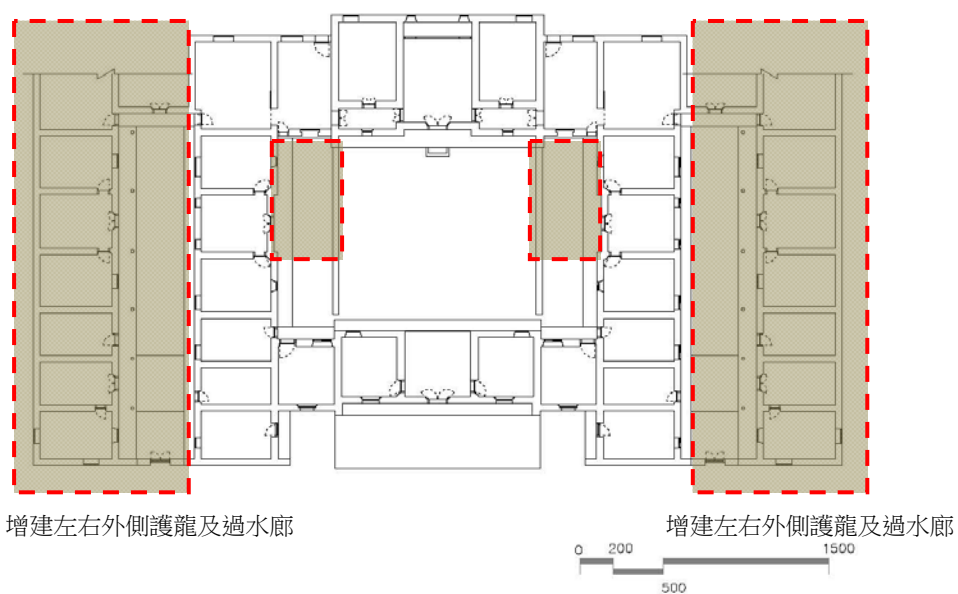


圖 3-2-5：外側護龍增建（本研究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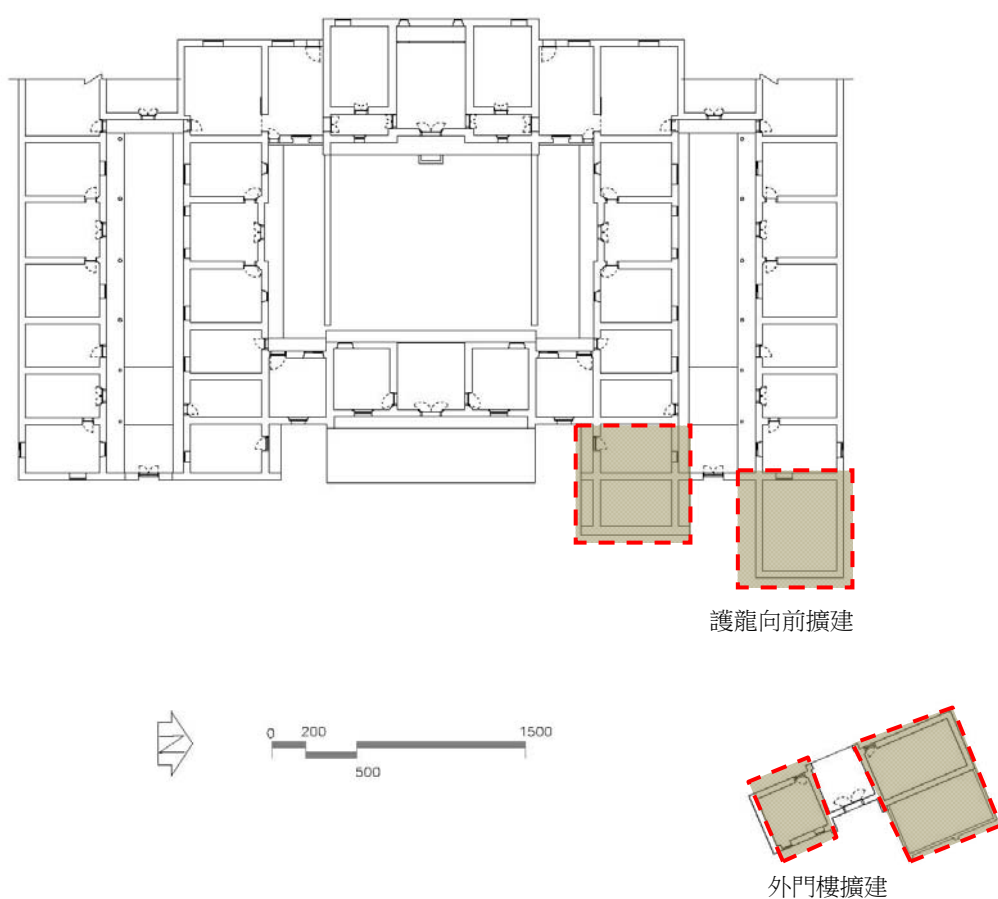


圖 3-2-6：護龍向前增建（本研究繪製）